

形势报告



Respective Reviews

B. 2

2018年的美国政治： 党争更为激烈 社会寻求改变

刘卫东*

摘要： 2018年的美国政治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对现实愈发的不满推动了社会在反思之余开始寻求改变。特朗普政府依然坚持其执政风格，并利用核心选民的支持迫使共和党“特朗普化”；民主党与有色人种和女性的互动也更为密切。两党都呈现出一种身份政治的特征，并在大法官提名、政府预算、移民与公民权、“通俄门”调查等议题上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新媒体的造星运动也推动着以议题为导向的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两党各有输赢，但民

* 刘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与东北亚安全问题。



主党的实际表现比表面更好。随着更多女性和出身更广泛的候选人进入政府，两党的对抗会更为激烈，并影响各自的党内建设。预计在2019年的美国政治中，两党会把竞争重点放在实质性问题的争夺上，并针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提前展开部署。

关键词： 美国政治 政党 对抗 改变

2018年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二个年头。他在继续紧锣密鼓地推动各项内外议程的同时，也带领共和党积极应对至关重要的中期选举。为了保持或夺回优势地位，民主与共和两党围绕着美国民众关注的敏感议题，施展出浑身解数相互厮杀，展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导致美国国内不断出现政治僵局。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在价值取向、路线选择、政府认同等方面的观念在进一步撕裂，但对极端意识的抵制也在增强，整个中期选举的进程中展现出更为包容的政治氛围。2018年的美国政治，在极化与回归的交织中摇摆前行。

一 美国政治的基本动向

进入2018年以来，以反传统与对抗为核心的“特朗普冲击”仍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这里的“特朗普”并非单独个体，而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政治倾向、一种价值类型、一种行为方式。特朗普的上台既是美国发展至今各种矛盾激化所催生出的产物，也推动着社会沿着这条特殊的道路继续前行。

（一）从分裂到对抗

“分裂”是伴随着2016年大选而来的用于描述美国政治与社会状态的标准用词。进入2018年后，政治分裂继续深化并转化为社会对抗，美国国



内在移民、医保、大法官任命、同性恋、枪支管控、“通俄门”调查等诸多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愈演愈烈。这种分裂虽然是由党派攻讦所诱发和主导的，但已逐步扩散到民间，整个美国社会似乎都被裹挟进必须选边站的漩涡中。民调中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 88%，有些支持者穿上了“我宁愿是个俄罗斯人也不做民主党人”的 T 恤，而他在民主党中赢得的支持仅有 8%，81% 的美国人反对“异党人士”，大部分人都说自己很少或根本没有“异党”朋友。^① 裂痕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里，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推出了约会网站和交友客户端，以方便寻觅“志同道合”者，不少在网上寻觅生活伴侣的美国年轻人将政治立场作为挑选伴侣时一票否决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还有人选择了对抗，甚至以暴力方式来消灭对手。继在 2017 年发生民主党支持者在高尔夫球场专门射杀练球的共和党议员后，2018 年又发生了专门给特朗普的批评者如前总统奥巴马、前副总统拜登、演员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CNN 总部邮寄邮包炸弹的刑事案件。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认为，美国不同群体间正处于“冷内战”状态。^② 国防部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发给国防部全体将士的辞别信中，引用了林肯总统在内战中给格兰特将军的电报。媒体分析马蒂斯以此来警示三军将士和美国国民：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的内部分裂已经不亚于内战时期。^③

（二）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仍保持稳定

2018 年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继续保持原有风格的特朗普仍然得到其核心选民群体的稳定支持。皮尤的调查显示，2016 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有 60% 始终都支持他；另有 20% 的人在预选中对特朗普没感觉，

① Chris Scott, “Divided States,” <https://news.sky.com/donald-trump-midterms-2018>.

② “Bernstein: We’re in A Cold Civil War,” September 26, 2018, <https://www.waaytv.com/content/national/494372581.html>.

③ 王昶：《川普现象与美国的命运》，2019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6901567>。



但在他成为候选人后变得积极，并且一直都支持他。^①这意味着80%的基础选民至今仍在支持特朗普。这些人的成分很复杂，他们持续支持特朗普是基于其在他们优先事务上的行动，而不是只关注一个议题，实际上是忽略了他的其他缺陷。^②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他说的一切，他们不知道自己缺乏专业知识，影响其政治判断……特朗普只要不断用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来威胁选民，保守派就会自动支持他。^③总的来看，特朗普尽力兑现承诺以及表现得极为自信，导致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其产生“愚忠”式信赖；传统媒体和学界长期持续的批判也不断为其赢得共和党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政治不正确但不乏支持者的议题上持续进行深耕，也为他赢得了“沉默”选民的行动支持；特朗普坚持不可预测的行为风格，也使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对他保有期待；乐观的经济形势则为其提供了“保本”的资本；甚至一些建制派的传统拥护者，也因受益于其推出的相关举措而逐步改变了对他的认识，至少不再那么反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特朗普基本盘的稳定。

（三）社会在极化撕裂的同时出现回摆迹象

在“极化”“分裂”“对抗”这些负面词汇继续勾勒着美国政治基本走向的同时，一股新风也在悄然兴起，包容、理性、温和、规范正通过美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议程而缓缓回归，极端言行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一是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度正在走低，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特朗普采用极端言行刻意挑动社会对抗所引发的不满在增长；这些选民不一定会选择同样在走极端的民主党，但这股力量开始以潜移默化而又扎实稳定的方式推动美国

① David Lauter, “Trump’s Core Support Remains Solid, But a Significant Minority of Republicans Have Soured, Study Finds,” MSN, August 9, 2018,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latina-pol-trump-support-poll-20180809-story.html>.

② Henry Olsen, “What Liberals (still) Get Wrong about Trump’s Support,” July 23,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jul/23/liberals-donald-trump-support>.

③ Bobby Azarian, “The Psychology behind Donald Trump’s Unwavering Support,” September 13, 2016,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mind-in-the-machine/201609/the-psychology-behind-donald-trumps-unwavering-support>.



向温和中性立场缓缓回归。二是民众对美国道路的反思在增多，70%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虽然民主党选民更悲观，但共和党选民的悲观度也在提升。53%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错，但其中的多数人认为未来一年将会走低。^① 这表明对现实的担忧已成主流思潮。三是尽管特朗普依然有效维持着自己铁杆选民的支持率，并坚持沿着制造冲突的道路前行，但美国社会上相应的抵制活动在逐步壮大，反对其移民政策的游行此起彼伏，针对特朗普的诉讼不断增多，反对性骚扰的“Me Too”运动汹涌澎湃，甚至在一些保守州里，枪支管制措施也正变得更为严格，民众的参政意识在不断增强。虽然美国政党注定还会沿着继续极化的道路前行，但社会已经开始主动发挥矫正作用，并推动回摆的步伐加快。

二 2018年的特朗普政府与政党政治

2018年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依然是个性鲜明的特朗普，以及以他为核心所展开的民主共和两党的激烈对抗博弈。与此同时，美国的党派政治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并将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

（一）美国两党内部的演变

1. 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特朗普是带着与共和党建制派的重重矛盾获得选举胜利的，双方的斗争并未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而停歇。进入2018年后，内斗的砝码逐步向特朗普一方倾斜，不仅建制派人物纷纷妥协或退出，甚至整个共和党内部都呈现出一种“特朗普化”的倾向。首先，以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为代表的40余名共和党众议员早早宣布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不再寻求连任，他们中的多数是因对共和党内现实的失望和不满而又无力施加影响，只

^① “70% in US Say Country Headed the Wrong Way: Poll,” February 2, 2019, <https://www.presstv.com/Detail/2019/02/02/587472/US-direction-wrong-way-AP-Associated-Press-poll>.



能在心力交瘁中离开政坛。其次，一些共和党人虽然对特朗普充满怨言，但其投票记录却与特朗普的偏好非常接近，甚至连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这种拒绝特朗普参加其葬礼的参议员，其投票记录与总统立场的一致度也达到83%。^① 双方在政治追求上如此高的重合度只能部分解释为特朗普自身在共和党传统关注议题上也态度积极，同时说明，无论是为了尽量维护党内团结，还是出于竞选的考虑，批评者们都不愿与特朗普过分对抗。最后，在中期选举中，候选人极力寻求特朗普的支持或刻意展现出特朗普所特有风格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只是出于功利目的，很多共和党人也不得不和特朗普站在一起，或主动给自身贴上“特朗普人”的标签。导致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核心因素，是特朗普持续赢得核心选民的支持，迫使共和党同僚不得不与其保持一致。但在这种权宜之计中双方缺乏价值共识，一旦特朗普在核心选民中的形象和号召力受到质疑，从而使其不再是“票房灵药”，“特朗普化”可能会迅速转变为“去特朗普化”。

2. 民主党内部缺乏凝聚力

在2016年大选预选中民主党内激烈的斗争，已经说明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和利益分化，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考察民主党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一是其选民基础的分化，当前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和集中于金融、科技、文化、传媒等领域内的精英群体，第二类是少数族裔，第三类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年轻人和追求平等的妇女团体。三者之间均支持平等自由等基本理念，支持全球化的原则，但不属一个阶层，共同利益不多，在行为方式与社会追求方面也缺乏共识。二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在大选后未能实现和解，民主党内一直缺乏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核心人物，中期选举中被寄予期待的一些新星，如奥洛克（Beto O'Rourke）、吉伦（Andrew Gillum）、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等，也未能突破共和党人的封锁。领导人出现断层的现象明显制约了民主党的团结，也无法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纲领口号，只能依靠与共和

^① 刁大明：《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第43页。



党对抗的天职与本能来维持阵线的完整。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在中期选举这种分散性区域性政治议程中的负面效应还不太明显，可一旦进入大选议程，其弊端就会迅速显现出来，并可能再次出现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同候选人的支持者还在相互攻击的局面。

3. 两党的身份认同色彩均在强化

特朗普上任以来，坚持反对政治正确，反精英，反全球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强力打击非法移民，对白人至上行为态度模糊，这些举措得到了白人蓝领、保守阶层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大力支持。特朗普通过人为制造矛盾，煽动仇恨对抗，极力塑造自身坚定、守信和媒体受害者的形象，赢得了稳定的核心选民支持，随着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口号、不断对外发动贸易战、大力限制伊斯兰国家民众入境、坚决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等举措的实施，共和党也越来越像低学历男性白人和保守群体的代言人。而民主党的身份认同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有色人种和女性选民一直以来就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但2018年来民主党在为非法移民争取权益方面变得更为激进，与共和党展开的激烈对抗史上罕见。这既是其一贯理念的体现，也是出于对美国选民构成变化的主动回应，而一些民主党传统意义上的基础选民如自由派、知识分子、工会成员受到的关注似乎在不断下降，过分重视有色人种地位和移民问题，将会给民主党的长远发展带来复杂影响。

4. 议题导向相对于党性的地位在提升

随着特朗普一意孤行以及两党对抗的持续升级，中间与独立选民对美国传统政治的不满与失望与日俱增，这促使更多原本对参政兴趣不大的所谓政治“素人”积极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力图通过自身的参与来改变现状。尤其是随着新媒体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个体参与和影响政治议程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主流政党在主导社会与政治议题方面的作用有所下降，美国基层参与式民主正取得蓬勃发展。政党虽然仍是政治参与的基层架构和主要平台，但“非典型共和党人”特朗普的成功上台已经削弱了党性的作用，而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已经宣布将要在2020年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中，很多原来的无名小卒都在利用当前的社会热点议题为自己进行政治宣传，也



没有拘泥于对政党传统议题的关注。可以预见，新媒体所擅长的造星运动今后将会进一步推动议题导向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及表现

1. 继续依靠草根的支持我行我素

在执政的第二年，特朗普仍在坚持其强硬且难以预料的执政风格，一旦决定就坚决执行，几乎从不向对手妥协。特朗普坚持特立独行的主要资本，就是其拥有基层铁杆粉丝的稳定支持，因此他从不允许官僚机构将其与选民分隔开。在坚持推特治国的同时，他还曾在紧急情况下给全国民众发送手机短信，这明显违反相关法律，但其强势作为并未受到过多制约。

2. 团队构成与决策环境仍不稳定

2018年特朗普政府内高级官员的流动依旧频繁。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总统经济事务顾问科恩（Gary Cohn）、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莉（Nicky Haley）、司法部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白宫幕僚长凯利（John Kelly）、内政部部长辛克（Ryan Zinke），以及被称为特朗普政府中“最后一个成人”的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先后辞职或被解职。与此同时，政府内部泄密案频发，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位自称是特朗普政府内“高级官员”的人9月5日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白宫内部存在抵抗力量，“要尽其所能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同时阻挠特朗普更多的错误冲动，直到他下台”。^①美国有线新闻网罗列了13名可能是爆料者的白宫高层人士，包括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司法部部长塞申斯、白宫幕僚长凯利、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白宫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等人，^②迫使他们纷纷公开表态以撇清关系。震怒的特朗普已要求其助手和白宫官员签署保密协议，未经授权泄露“机密”信息者将遭到1000万美元

^①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05/opinion/trump-white-house-anonymous-resistance.html>.

^② Chris Cillizza, “13 People Who might be the Auth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Op-ed,” CNN,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9/05/politics/donald-trump-mystery-op-ed/index.html>.



巨额罚款。

3. 推动政治议程的阻力增大

2018 年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功任命了一名大法官，从而使得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趋于保守；此外，在降低失业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进展也基本达到了其预期，但其他大量议题推进缓慢。酝酿已久的全国基建项目没有明确进展，第二次减税计划始终难以启动，废止奥巴马医改的举措也止步于 2017 年的阶段性成功上，打击非法移民的立法未能奏效，建造美墨边境墙的倡议则遭遇严重挫折，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党未能成功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从而为两年后的大选留下了阴影。

（三）两党围绕重要议题的博弈

1. 大法官提名

2018 年的大法官提名，被美国公众评选为当年最重要的美国政治事件。由于政治立场有所摇摆的肯尼迪大法官突然宣布辞职，两党为了打破最高法院目前保守与自由派 4 对 4 的平衡局面而展开了极其激烈的对抗。在特朗普提名保守色彩浓厚的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担任候选人后，民主党人想方设法要阻止这项任命，在为此举行的听证会上，先后有三名女性出面宣称曾遭受过卡瓦诺的性侵，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化色彩浓厚，民主党非常同情作证者，甚至宣称应将还在巡回法院任职的卡瓦诺直接辞退；而共和党人则坚定站在卡瓦诺一边，特朗普表示完全支持他，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拉姆（Lindsey Graham）还当面斥责民主党同僚“卑鄙无耻”。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投票中，11 名共和党人全部投了赞成票，10 名民主党人全部投了反对票。在随后的全院投票中，51 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 49 人投了赞成票，一名女性参议员投了弃权票，还有一名因参加女儿婚礼，在预料会以微弱多数通过的情况下没来投票。49 位民主党参议员中，48 人投了反对票，一名民主党议员因本州选民对卡瓦诺的高调支持，为了连任而不得不背叛本党投了赞成票。卡瓦诺的成功当选不仅加强了美国最高法院中的保守色彩，也激发了共和党基层选民积极参政与民主党对

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中期选举后表示，“卡瓦诺效应”使得共和党守住了关键的红州。^①

2. 预算问题

预算问题历来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美国政府赤字严重，两党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一直矛盾重重，从奥巴马执政的后期开始，往往都要以临时性的拨款法案代替正式的预算案，来为联邦政府提供其正常运转需要的资金。特朗普当政后，这一局面仍无改观。由于两党未能达成一致，2018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关门。3天后，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了运转至2月8日的资金。但2月7日，在参议院两党领袖试图达成一个新的临时拨款法案时，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意外出面反对，导致2月9日凌晨起政府再度关门5小时。3月23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可以满足政府运作到2018财年结束的9月底。9月23日，特朗普又签署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临时拨款法案。但到了2018年底，由于两党议员无法就新的临时拨款法案达成共识，美国政府从12月21日起三度关门。这次政府关门的时间创了历史纪录，直到2019年1月25日双方才达成妥协，通过了一个为期3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两党围绕着预算问题的斗争涉及多个议题，共和党要求在国防领域增加预算，民主党则坚决反对削减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资金；特朗普推出了“骨肉分离”计划，民主党则执着于为童年抵美者提供保护；特朗普坚决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民主党则拒绝为其拨款。实际上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也没有大规模战争支出，但由于减税及缩减政府开支，截至11月底的预算赤字激增至8830亿美元，达到了2013年初以来的第二高峰，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3. 移民相关问题

移民问题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的重点关注，涉及多个小议题。一是

^① Kevin Breuninger, “Republicans Credit the ‘Kavanaugh Effect’ for Senate Wins against Red-state Democrats,” CNBC,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11/07/gop-credits-kavanaugh-effect-for-senate-wins-against-red-state-democrats.html>.



“梦想者计划”。奥巴马时期曾签署“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允许年幼时随父母非法进入美国的青少年暂时不被遣返并合法获得工作。特朗普2017年9月废止该计划，但留出6个月的缓冲期以便国会寻求替代方案。民主党希望延续这一计划，并试图通过与共和党的交易来达成目标，但遭到拒绝，双方目前仍处于胶着状态。二是修建美墨边境墙问题。特朗普为兑现竞选承诺，同时也为了不给民主党提供更多潜在选民，一直在谋求取得相关建墙经费，但遭到民主党的强烈抵制，双方的对抗甚至导致政府长期关门，特朗普转而谋求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获得相关拨款。三是“骨肉分离”问题。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出台将被抓非法移民的父母与子女分别关押的“零容忍”政策后，全国抗议不断，包括特朗普的家人与很多共和党人士，都对此表达出强烈不满，还有多个州政府明确予以抵制，迫使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取消这一政策。四是围绕着美国公民权的争议。特朗普10月30日宣称有意颁布行政令，取消今后非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出生子女的公民身份。这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的规定，同时也受到共和党人士的非议，随后不了了之。五是国籍登记问题。2018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在2020年的大选中增加要求投票者申报国籍的程序，这是70年来美国政府首次做出此类规定。这一调查可能导致无证移民及其亲属避填普查表格，使民主党丧失部分潜在选民。2019年1月纽约地区法院法官宣布，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存在问题，最高法院随后决定在听取相关辩论后再做定夺。

4. “通俄门”调查

“通俄门”调查一直都是影响特朗普政府执政前景的重要因素。2018年来相关调查又取得进展。4月27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公布了一份相关调查的删节版，称未发现任何有关特朗普“通俄”的证据，并对情报部门“普京帮助特朗普当选”的消息提出异议；民主党人随即公布了一份少数派意见，称共和党的报告故意忽略了一些关键细节。8月21日，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向法院自首，随后被以在大选期间按特朗普的指示向两名女性付钱以换取其对曾与特朗普发生关系一事保持沉默，以及就特朗普的企业在俄业务情况撒谎为由判处三年监



禁。中期选举投票结束的第二天，特朗普就解雇了不愿干涉相关调查的司法部部长塞申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17 名民主党人随即发表公开信，称总统此举意在阻止“通俄门”调查，并将“国家置于宪法危机的关头”，要求确保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不会受到影响。11 月 20 日，特朗普向穆勒提交了“通俄门”调查中相关问题的书面答复，这被认为调查已接近尾声。有媒体称穆勒正在撰写最终的调查报告，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于这一旷日持久的调查也日显厌倦。种种迹象表明，相关调查可能在 2019 年终结，而特朗普的执政看似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三 中期选举的结果、特点与影响

中期选举是 2018 年美国国内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两党都在竭力争取最好的表现，其选情与结果不仅反映了美国政治观念与社会意识的动向，也塑造着今后两年美国政治运行的方向。

（一）中期选举的结果

中期选举前美国很多机构都对两院的选情进行了分析。在 33 个需要改选的参议员席位中，共和党仅需捍卫 8 个席位，民主党及独立党派则需要保住 25 个席位，有 10 个席位处在 2016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州，其中的 5 个州投给特朗普的选票超过给希拉里的百分之十几以上，共和党显然在参议院选举中占有优势。而在众议院，一方面出现了包括众议院议长在内的多名共和党议员不再寻求连任的情况，使其丧失了“在任者优势”；另一方面共和党众议员希望特朗普将助选重心放在良好的经济形势方面，他却大打移民牌，渲染中美洲移民车队的威胁。这均不利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选情。选举结束后，共和党以 53 对 47 的结果扩大了在参议院的相对优势，但在众议院则丢失了 38 个席位，使得民主党以 235 对 197 的优势掌握了对众议院的主导权；在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也缩小了与对手的差距，使得双方的对比达到 23 对 27。这一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二）选举背后的民情变动

1. 选民的天平倾向于民主党

首先，从得票率上看，民主党获得了 53.2% 选民的支持，比共和党多了 900 多万人，根据一名普林斯顿教授的计算，这一结果超过冷战后历次中期选举中得票率的差距。^① 其次，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由于其改选席位更多而处于天然劣势中，虽最终丢掉两个席位，但赢得了 34 个需改选席位中的 22 个；另据美国 538 网站的计算，33 名民主党候选人中有 27 名的表现超过了其所在州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的实际态势；^② 再次，在众议院民主党获得 38 席的优势是半个世纪以来中期选举中的第四大差距。^③ 最后，2016 年特朗普在密歇根、威斯康星与宾夕法尼亚三个关键州只比希拉里多得了 77000 张选票，而在中期选举中密歇根与威斯康星的州长职位都被民主党夺走。^④ 总的来看，虽然两党均宣布自己获胜，但是民主党的表现更抢眼。

2. 投票率明显提升

在 2018 年的中期选举中有约 1.13 亿名美国选民参加了投票，超过已登记选民总数的 49%，创下了 50 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式投票前，已有 3840 万人提前投票，远远超过上次中期选举的 2740 万人。这两个数字表明，美国选民参与国内政治议程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3. 女性参政意识明显增强

2018 年总计有 256 名女性出现在中期选举的选票上，其中 197 名是民

① Chris Cillizza, "Yes, 2018 was a Massive Democratic Wave. Here's Proof," CNN, November 27, 2018, <https://www.cnn.com/2018/11/26/politics/2018-midterms-democratic-wave/index.html>.

② Geoffrey Skelley, Julia Wolfe, "No, Democrats didn't Win the Senate. But they did Better than it Seems," November 19, 2018,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no-democrats-didnt-win-the-senate-but-they-did-better-than-it-seems/>.

③ Ed Kilgore, "The 2018 Midterms were a Solid Democratic Win, Not a Split Decision," November 19, 2018, <http://nymag.com/intelligencer/2018/11/2018-midterms-democratic-win.html>.

④ Richie Zweigenhaft, "The 116th Congress Has More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than Ever—But There's still Room to Improve," November 9, 2018, <http://theconversation.com/the-116th-congress-has-more-women-and-people-of-color-than-ever-but-theres-still-room-to-improve-105930>.

主党候选人，59位是共和党候选人。^①在2019年1月3日宣誓就职的第116届国会中，共有132名女议员，其中有25名参议员，102名众议员和5名国会代表，这是史上女性议员最多的一届国会。36名新当选的女众议员中35人是民主党，1人是共和党；新当选的3名女参议员中，1人是共和党人，2人是民主党人。民主党女众议员从原有的64人增加到91人，在共和党中则从25人减至16人；在参议院，共和党净增2名女议员，总数达到8名，而民主党女议员的数量无变化，仍维持在17名。在参众两院中民主党女议员在党内的占比分别是36%和39%，共和党的相关数据则分别是15%和8%。^②在民主党的67名新当选众议员中有52%是女性，共和党的44名新人中只有4.5%是女性。^③在众议院88%的共和党人是白人，而白人民主党人只有41%；在参议院82%的共和党人是白人，民主党白人只有63%。^④显然，女性参政意识的增强使其在国会中的代表不断增多，而她们主要加入民主党阵营中的现实也必将会对美国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4. 政治光谱更趋多样化

第116届国会迎来了历史上首位原住民女议员、首位穆斯林女议员、首位西班牙裔女议员、首位出身于索马里难民的议员、首位双性恋女参议员，以及最年轻的女议员（29岁），还有一位男同性恋者首次当选州长。所有新当选的参议员都是白人，而至少25名新当选的众议员属于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新当选议员的学历更高，70%上过研究生院，三分之一有

① <https://www.quorum.us/data-driven-insights/women-in-116th-congress/401/>.

② Jo Freeman, "With the 116th Congress the Party Gap has Become a Party Chasm," January 4, 2019, <http://www.publicseminar.org/2019/01/with-the-116th-congress-the-party-gap-has-become-a-party-chasm/>.

③ Grace Panetta and Samantha Lee, "This Graphic Shows How Much More Divers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s Getting," January 12,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hanges-in-gender-racial-diversity-between-the-115th-and-116th-house-2018-12>.

④ Richie Zweigenhaft, "The 116th Congress Has More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than Ever-But There's still Room to Improve," November 9, 2018, <http://theconversation.com/the-116th-congress-has-more-women-and-people-of-color-than-ever-but-theres-still-room-to-improve-105930>.



法律学位，15 人有 MBA 学位，7 人至少有两个硕士学位。^① 很多评论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彩虹浪潮（a rainbow wave），彩虹的颜色代表了多样性和包容性，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边缘群体参政热情的提升，社会对其的宽容度和接受度也在增大。引人注目的是，共和党原有的 15 名西班牙裔或非洲裔众议员中有 4 人退休或被民主党击败；民主党的新议员中有 34% 是有色人种，而在共和党中这一数字只有 2%；上届国会中的两名民主党 LGBT^② 成员退出以寻求更高职位，但又有四名 LGBT 候选人成功当选，共和党中则没有一位是 LGBT 成员。^③ 这一结果表明，民主党明显比共和党更为包容，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也更为务实。

（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首先，选举结果提振了民主党人的信心和政治参与热情。共和党在占据在任优势、经济增长明显的背景下，仍然丢失了大量众议院和州长的席位，虽然这并未超出中期选举的基本规律，但对经历了大选失败后仍群龙无首的民主党来说，不吝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们从选举结果中看到了民意的变动和更多的希望，这将提升其与共和党抗争的动力和信心，更积极地投身于选民动员中，并激励更多民主党的潜在候选人参与到两年后的大选中，目前在距离大选投票尚有 20 个月时已有多名民主党人宣布参选，中期选举的提振效应开始显现。

其次，这意味着两党的对抗会更为激烈。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后，必然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共和党发起挑战，并利用随之而来的政治僵局将责任推在执政者身上。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联手，在修建边境墙的问题上拒不妥协，迫使一贯强势的特朗普也不得不首先

① Beatrice Jin, “Congress’s Incoming Class is Younger, Bluer, and More Diverse than Ever,” November 23,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interactives/2018/interactive_116th-congress-freshman-younger-bluer-diverse/.

② LGBT 是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恋者的统称。

③ Grace Panetta, Samantha Lee, “This Graphic Shows How Much More Divers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s Getting,” January 12,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hanges-in-gender-racial-diversity-between-the-115th-and-116th-house-2018-12>.

做出让步。今后民主党会充分利用其掌握众议院多数席位的优势，在阻止特朗普推行的易于引发争议的政治议程方面深入挖潜，并展现出“为了正义”斗争到底的气势；而预计特朗普同样也不会轻易退缩，两党的正面交锋将会更为激烈。

再次，民主党的得分可以帮助其更好地从机制上为大选做准备。共和党一直善于利用选区划分来为自己的候选人争取更有利的竞选条件，民主党占据更多的州长职位后，在2020年重新划分选区时可以有效抑制共和党所擅长的“杰利蝾螈”^①行为；再如，共和党时常在自己控制的州内设立复杂烦琐的注册和投票法规，减少投票站数量，缩减投票时间，试图提升非裔或拉美裔选民投票的难度。民主党夺回更多州长职位后将会努力改变这种状态。

最后，选举结果将影响到两党的自身建设工作。对于选民投票意向的变化，共和党人已开始反思，作为其传统的支持者，为何郊区女性选民转而支持民主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宣称将会对共和党失去众议院进行“数据深挖”以探明原因。^②这可能还会驱使特朗普转而开始关注吸引女性选民的问题，有人提出在2020年大选中他选择黑利而不是彭斯来做竞选副手会更有利。^③而民主党在大选两年后，依然未能明显改善与白人男性选民的关系，故今后在继续推进“彩虹化”工程的同时，民主党可能也会关注如何更好地在他们身上做文章。

四 2019年的美国政治前瞻

2018年的美国政治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迹象，一方面特朗普在共和党核

① 杰利蝾螈是指19世纪早期共和党州长杰利将本州内的选区划分成形状奇特的蝾螈状，以利于本党的竞选。

② Matthew Chol, “GOP Chair: Party will Take ‘Deep Data Dive’ into 2018 Losses,” December 11,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12/11/gop-deep-data-dive-2018-losses-1057605>.

③ Bristow Marchant, “Nikki Haley could be Trump’s VP in 2020. Here’s Why,” November 19, 2018, <https://www.thestate.com/news/politics-government/article221890525.html>.



心选民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另一方面，社会开始在对现实不满的反思中寻求改变。虽然目前共和党依然在参议院、最高法院和州长席位上占据优势，但民主党反击的步伐在加快，美国社会思潮也在对抗与极化的基调中有所回归，这一变化将会影响到 2019 年美国政治的演进。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稳定可能面临考验。随着“通俄门”调查已接近尾声，由于证据不够有力以及担心引发民众反弹，民主党启动弹劾程序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在频繁换将之后其政治立场与施政理念逐步统一，政令推进会更顺畅；此外到 2019 年初，特朗普政府已经任命了 85 名联邦法官，司法系统的保守化对其也更有利。在此背景下核心选民的支持度就成为影响特朗普政府执政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前，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仍是最大的单一选举群体，他们占据了 2016 年投票者的 44%，而特朗普获得了其中三分之二的支持。^①正是依靠他们的支持特朗普才能稳住自己在共和党内以及美国政坛上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其明星光环的淡化，这些选民对特朗普被压抑着的负面情绪也开始泛起^②，如果 2019 年出现经济明显下滑、贸易战影响生活质量、政府更走极端等事态，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也会出现变化，其执政稳定性也将面临考验。

第二，两党内部调整压力恐会增大。由于 2019 年没有大规模选举，特朗普在党内的影响力可能减弱，国会的共和党人在努力完成协同总统与民主党对抗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余，也会显示出更强的独立性，适当制约特朗普的任性作为。而民主党同样也面临着“诸侯纷争、重点分散”的困境，尽快

① David Lauter, “Trump’s Core Support Remains Solid, but a Significant Minority of Republicans have Soured, Study Finds,” MSN, August 9, 2018,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la-na-pol-trump-support-poll-20180809-story.html>.

② 民调显示，在特朗普与普京的关系问题上，以及政府关门后，特朗普在核心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参见 Sally Persons, “Trump Support among Blue-Collar Whites Dips,” July 24, 2018,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8/07/24/trump_support_among_blue-collar_whites_dips_137616.html; Kevin Breuninger, “Trump Loses Support among his Core Voting Groups as the Shutdown Drags on, Polls Say,”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1/17/trump-loses-support-among-core-voters-as-the-shutdown-drags-on-polls.html>.



在党内协调关系、统一思想，在确保维持核心选民支持的同时扩大对共和党铁杆选民的影响力，将成为民主党的工作重点。这意味着两党都不得不花费精力进行内部调整。

第三，两党之间将在实质性议题上展开角逐。鉴于批判、丑化特朗普已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民主党2019年的“反特”重点将会围绕着调查特朗普政府的腐败行为、要求公开其退税记录、推进对其的刑事调查、保护“通俄门”调查的顺利推进而展开；同时也会努力制造政治危机、阻止可能提振特朗普支持率的新一轮减税计划、在民众关注的医改和控枪等议题上持续施力。共和党则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美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继续兑现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夯实白人蓝领阶层的忠诚度、在中期选举失利的关键州进行深耕等方面。

第四，2019年的大选预热会更精彩。由于特朗普的人格特征极其鲜明，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僵局的频发，会有越来越多的“政治素人”早早公开自己的竞选计划，代表民主党发起向特朗普的挑战，或以独立身份参选。这些人的政治背景会更加多样化，提出的理念和口号也可能打破旧有的俗套，2019年将会成为一个政治新人和明星辈出的时刻，并给美国政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审读 倪峰)